

「一開始，我的人生是一場悲劇，現在我才知道是一場喜劇。」這句「名言」出自《小丑》這一齣電影。「人生如戲，戲如人生」，一個改變我一生的人便如這部戲的「主角」般過著喜劇版的生活，而我是這部戲的「第二主角」。

電影的序幕通常是枯燥，我們這齣戲也不例外，我與她是在中學時期認識，大家是同班同學，由我第一眼見到她，她經常笑臉迎人。在我和她的相識之初，我對她的印象便是一個常被笑容包圍的女孩，讓人覺得她十分開朗、樂觀，是一位陽光少女，正因為她這種正面的人生觀，我們亦很快成為朋友。當時，我不察覺在這把笑聲下所掩蓋著的另一把聲音。

時光飛逝，轉眼間便到了中三這個中學生涯的轉折點。這亦是「戲劇」的轉折點，每次我們聚會，她都會提出看電影這個建議，我不禁好奇她為何每次都要看電影呢？而且，她看什麼電影都會笑，即使這是一部賺人熱淚的電影，她也會不斷發出「笑聲」，這讓我感到十分尷尬，因為她的「笑聲」響遍整個電影院，雖然電影院裏黑漆漆的，但我也感覺到別人所投來的異樣眼光。直到電影落幕，她也不斷發出「笑聲」。那時，我望看她，儘管她的眼中都是淚水，但在她的臉上都是掛著笑容，我還看見她所說的「壞習慣」——用手緊握著另一隻手腕的位置。

這些經歷讓我對這位「朋友」有另外的看法，她絕對是個怪人。其後，她有幾次約我出來聚會，我也以不同的原因推搪，而她亦好像明白我的心意，我也越來越少相約，逐漸我們的關係也疏遠了。而且，班上的同學亦慢慢察覺她的奇怪之處，大家也開始避開她。慢慢地，我們便如同陌路，再沒有交集。後來有一天，班主任告訴我們她退學了。可是，忙於應付分班試的大家也沒有甚麼反應。

通常，轉折點後，高潮就會來，但我寧許這部劇平平無奇，也不會成為一部悲劇。直到中三暑假的一天，我收到這位「朋友」的一通電話，起初我也不為意，直到電話另一頭傳來她父母的聲音。他們帶著哭腔說：「你好，請問你是不是我女兒的朋友？」我回答是後，他們慢慢道出：「我女兒去世了，希望你能出席她的葬禮！」

此時，我的大腦如像被雷電擊中般，停止了思考，而她那把遠去的笑聲直達我的心底。我慢慢地用右手抓著正在拿著電話並顫抖的左手，以微弱的聲音回覆：「好，我會出席！」我緩緩放下手中的話筒，走到書桌前，拉開抽屜，翻閱相簿內的合照，回憶與她一起的三年時光。我沒有流下一滴眼淚，我也不明箇中原因，只是知道那天起，我的心總會隱隱作痛，心底常常響起她的笑聲。

一個月後，我到了喪禮現場，坐在椅子上一言不發，我看著她靈堂前所擺放著的遺照。我陷入沉思，她的聲音一直迴蕩在我的耳邊般。這時，司儀在朗讀遺言時，有一部分是關於我的，內容是多謝我在這三年內的友情，雖然中間有摩擦，但是，她希望我能笑著地生活和勇敢面對難關。此時此刻，我的心痛愈來愈厲害，但我也強忍著淚水，不斷深呼吸以緩解心痛。喪禮結束後，她的父母私下和我傾談，並告訴我她去世的原因，原來她的「笑聲」，如同《小丑》的主角般是病態的，即使想哭也會不斷笑，她患上骨癌，並在左手的位置，但是，她沒有告訴朋友，不想大家擔心她、可憐她。她的父親從事電影業，耳濡且染之下，她自小對電影有濃厚的興趣，在電影的世界內，患有癌症的她可以放肆地發洩情緒，或是幻想有另一種人生。樂觀的她，更天真地以笑代哭，希望任何人也不會察覺她的痛苦。這時，我已經控制不了自己，滿臉都是自責及悔恨的淚水。「堂堂男子漢，竟然不能察覺好友的苦處！我究竟有什麼用？」我不斷自責，這種聲音是抑壓所有痛苦的笑聲，我真是可笑呀！

一位青年坐在墳墓前，他看起來像二十歲出頭，手中還拿著一部錄影機。只見那位少年看著錄像，他喃喃自語道：「這套喜劇不錯哦，您喜歡嗎？」他笑著，眼角卻差點溢出淚水。一段時間後，他對著石碑上的相片說：「雖然，你已在天上，但是，你的笑聲永遠留在我的心底，永遠提醒我要留意身邊有需要的人，要認真聆聽每一把聲音。」此時，微風像一雙手，溫柔地撫摸這位青年的臉龐，像是代替她在傳達心聲。